

新校資治通鑑注

六



宋司馬光撰

章鉞校記

宋遺民胡三省注

新校資治通鑑注

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
目次一卷 附進書表等一卷

後序一卷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後序一卷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

第六冊 正書卷一〇〇至卷一一六

世界書局

新校資治通鑑注／(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一版.--臺北市：
世界, 2009.05 印刷
冊；公分
ISBN : 978-957-06-0323-1 (全套：平裝)
1. 資治通鑑 2. 注釋

610.23

98007715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六冊

621-
0521

著者／(宋)司馬光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傳真／(〇二)二三三二一七九六三

電話／(〇二)二三三二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

定價／台幣一三〇〇〇元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後

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二 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乙卯、三五五)

¹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²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無草可食，故相噉毛。噉，徒濶翻；又徒覽翻。

³夏，四月，燕主儻自和龍還薊。燕主如龍城，見上卷上年。薊，音計。先是，幽、冀之人以儻爲東遷，和龍直薊之東。先，悉薦翻。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之，儻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爲亂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

⁴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守，式又翻。濟，子禮翻。建興太守高岱，岱，蒲奔翻。及秦河內

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

史言燕強，諸反側子皆附之。降，戶江翻。

秦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驟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瞎，許轄

翻，一目盲也。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

不堪鞭捶！」槊，色角翻。捶，止樂翻。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宜早除之；

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

手格猛獸，格，擊也。長，知兩翻。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下同。獻

哀太子卒，秦太子萇，謚曰獻哀。強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強，其兩翻。少，詩照翻。秦主健以識文有

「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爲苻生以凶暴不克紹張本。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尙書令王墮

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尙書令。楞，盧登翻。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外黃縣，自漢以來屬陳留

郡。賢曰：外黃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冠，古玩翻。

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章：十二行本「公」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菁

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秦主所居爲西宮。菁以爲健已卒，卒，子恤翻。

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數，

所具翻。餘無所問。

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苻雄死，憊以薈都督中外諸軍；薈以逆誅，以安代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爲苻生虐殺大臣張本。曾，慈由翻。帥，所類翻。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鮮，息淺翻。

⁸乙酉，健卒，年三十九。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卽位。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古禮，君薨，世子卽位，既踰年而後稱元年。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⁹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左僕射。

¹⁰或告會稽王昱曰：會，工外翻。「武陵王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武陵王晞也。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騁，丑郢翻。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爲言！」昱善之。爲武陵終以此得禍、彪之所不能救張本。復，扶又翻。

¹¹秦主生尊母強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續漢志：太子門大夫二人，職比郎將。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

軍，著作郎董榮爲尙書。

¹²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強，張駿置河州，治枹罕。惡，烏路翻。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索，昔各翻。枹，音膚。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將，卽亮翻。易，讀如字，姓也。揣，初委翻。玲，盧經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詫言，詫，於驕翻。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曜靈廢見上卷上年。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驍，堅堯翻。敦，徒門翻。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將，如字。拉，盧合翻。埋於沙阨，謚曰哀公。

¹³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健臨沒，以安督中外諸軍，然尚在蒲阪，今生乃召之。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阪，晉反。魏王度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度，疏鳩翻。陝，失冉翻。

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坐；東井，秦分；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坐也。東井，八星。東井，輿鬼，秦、雍州分。比，毗至翻。孛，蒲內

翻。坐，徂臥翻。分，扶問翻。於古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

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趙俱鎮宜陽，事見上卷上年。從，才用翻。有寵於生，乃以俱爲尙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復，扶又翻。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卒，子恤翻。

¹⁴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張駿分狄道縣，立武始郡。宋混西走，起兵必不東向狄道。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註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都野即禹貢之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在姑臧西。爲曜靈發哀。爲，于僞翻。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趙長，請立祚者也，故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爲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呼，火故翻。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爲，于僞翻。遂爲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梟，堅堯翻。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上，時掌

翻。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張祚改建興年號，見上卷上年。時玄覩始七歲。

張瓘至姑臧，推玄覩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使疏吏翻。以宋混爲尙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用永和年號也。衆多歸之。爲李儼歸秦張本。瓘遣其將牛霸討之，將郎亮翻。未至，西平人衛紳亦據郡叛，紳，丑林翻。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紳，敗之。敗，補邁翻。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紳，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¹⁶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時江左舊立青、冀、并、幽四州於江北。鎮壽春。南渡初，祖逖以豫州刺史治譙城。永昌元年，祖約退屯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庾亮以豫州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以豫州刺史治邾城。六年，庾翼以豫州刺史治蕪湖。永和元年，趙胤以豫州刺史治牛渚。二年，尚以豫州刺史治蕪湖，今進壽春，皆建康西藩也。進取則屯壽春，守江則多在歷陽、蕪湖二處。

鎮北將軍段龜與燕主儻書，抗中表之儀，儻，段氏出也，故龜與之抗中表之儀。龜，苦含翻；下同。非其稱帝。儻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爲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驚副之，以擊龜。驚，音務。

¹⁷秦以辛牢守尙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尙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其母。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囚釗母，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質，音致。燕主儻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龜送釗母周氏歸其國；以釗爲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樂浪，晉洛琅。王如故。使爲高句麗王如故。

¹⁹上黨人馮騫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魏收地形志：燕上黨太守治安民城。安民城在襄垣縣，蓋永嘉中，劉琨遣張岱所築，以安上黨之民，因以爲名。自稱太守，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²⁰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朝直遙翻。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雷弱兒，南安羌酋也，以非罪而死，故諸羌皆有離心。

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錘，傳追翻。鉗，其廉翻。鋸，居御翻。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幾，居豈翻。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脰、拉脅、鋸項、剗胎者，比比有之。脰，形定翻。膝下骨直而長者，拉，盧合翻。比，簿計翻。

²¹燕主儻以段龜方強，謂太原王恪曰：「若龜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呂護時據野王。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龜志趣。龜弟熙，驍勇有智謀，驍，堅堯翻。言於龜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降，戶江翻；下同。請兄固守，熙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帥，讀曰率；下同。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龜不從。熙固請不已，龜怒，殺之。

十二年（丙辰、三五六）

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龜帥衆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龜於淄水，據載記，恪破龜於濟水之南。今言未至廣固百餘里，蓋至淄水而會戰也。水經，濁水逕廣固城西，東流至廣饒，入巨淀，又北合于淄水。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閻蔚被創，段龜自稱齊王，故置王友之官。蔚，紓勿翻。創，初良翻。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龜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

²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每朝句絕。朝，直遙翻。見，如字。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
「董龍是何雞狗，龍，董榮小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強其兩翻，姓也。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章：十二行本「榮」下有「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大司馬謂武都王安，生叔父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復，扶又翻。墮瞋目叱之。瞋，七人翻。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惡，烏路翻。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

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尙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監，古暫翻。強，其兩翻。引弓射牢，殺之。射，而亦翻。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³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健，居言翻。闕，於葛翻。降，戶江翻；下同。

⁴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龜諸城。恪圍廣固未下，故先招撫其統內諸城。己丑，龜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段龜置徐州於琅邪陽都縣。杜佑曰：漢陽都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

⁵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使，疏吏翻；下同。說，輸芮翻。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秦使苻柳鎮蒲阪，非與涼州鄰也，故以風通道會爲言。故來脩好，好，呼到翻；下同。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軌、寔、茂、駿、重華、曜靈、祚爲七世，今言六世，斥祚不以爲世數。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張茂稱藩於前趙，張駿稱藩於後趙。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好，呼到翻。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使，疏吏翻。永和二年，張重華嗣位，遣使奉章於石虎，虎繼遣王擢來寇。騎，奇寄翻。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概待之乎！概所以平

斗斛，一概待之，言無所高下也。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擒張先見九十八卷六年，未嘗擒楊初也，負殊姑爲是言耳。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古者荆蠻之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負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時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負殊咷堯刺由，知各爲其主而已！」道污先叛，化隆後服。鄭玄曰：污，猶殺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世之說者以爲荆、楚輕悍，道汚先叛，化隆後服，故負殊亦以此斥言江南。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好呼到翻。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三州謂涼、河、沙，張茂及張駿所分置者也。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殼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雍，於用翻。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事見九十八卷六年。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了，決也。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6 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

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洛郡，唐屬虢州。

燕將軍慕輿

長卿入軻關，攻秦幽州刺史強哲于裴氏堡。

永嘉之亂，裴氏舉宗據險築堡以自守，後人因而置屯戍，故堡猶有裴氏之名，蓋在河東界。長，知兩翻。

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

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上時掌翻。不許。拜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⁸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治直之翻。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⁹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風捲屋瓦，掀簷桷爲發屋。

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

秦主生推告賊者，剗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

「天降災異，陛下當愛

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弭，止也。

生怒，鑿其項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

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

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前漢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晉省。

魏收地形志：咸陽郡治石安縣，即漢渭城

也，石勒更名。是郡蓋永嘉之後羣胡所置也。

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曉，堅堯翻。五月，太后強氏以憂

恨卒，謚曰明德。

¹⁰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周成襲據洛陽，見上卷十年。

¹¹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

扇滿天下！杜預曰：讒，誹也。讒，徒木翻。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希，少也。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復，扶又翻。

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繼道，言虎狼相繼於路也。「繼」，蜀本作「斷」。夜則發屋，不食六畜，畜，許又翻。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禳，如羊翻，除殃祭也。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史言苻生之虐甚於桀、紂。

¹²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

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帥，讀曰率；下同。與寮屬登平乘樓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王衍等尙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記室陳郡袁宏曰：晉諸公、諸從公府皆有記室，掌表疏、牘記、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牷，溫意以牛況宏，徒能糜俸祿而無經世之用。劉表字景升。」

軍。」

八月，己亥，溫至伊水。伊水在洛陽城南。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使，疏吏翻。疏吏，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陳，讀曰陣。親被甲督戰，被，皮義翻。皮義，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洛陽北山，北芒山也。騎，奇寄翻。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創，初良翻。初良，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史言姚襄得人心。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儔，等也，類也。

周成帥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漢起陵邑，邑各置令，後遂因之，諸陵各置陵令，屬太常。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

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尹赤叛襄見上卷八年。

襄遂據襄陵。襄陵縣，漢

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改襄陵爲禽昌縣，隋、唐復曰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永和七年，張平降秦，已而

貳於燕。通鑑以秦所授官繫之。襄爲平所敗，敗，補邁翻。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¹⁴段龜遣其屬段澐嚴：「澐」改「蘊」。來求救，澐，糴粉翻。詔徐州刺史荀羨將兵隨澐救之。羨至琅邪，此古琅邪也。憚燕兵之強，不敢進。王騰寇鄧城，鄧城縣，漢屬東郡，晉屬濮陽。此非古鄧城縣，蓋僑縣也。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騰，斬之。段龜署王騰爲徐州刺史，屯陽都，時降于燕，爲燕來寇。

¹⁵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¹⁶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診，止尹翻；候脈也。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¹⁷燕大司馬恪圍段龜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龜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卽淄水之戰。曰濟南者，以濟水南北大界言之。非不銳也，但龜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章：十二行本「日」作「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麤，與暫同。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丈翻。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